

绣像本

中华传世

红楼梦
小说

【玉支玑】

清·天花藏主人述

中国文联出版社

I242

12

绣像本

中华传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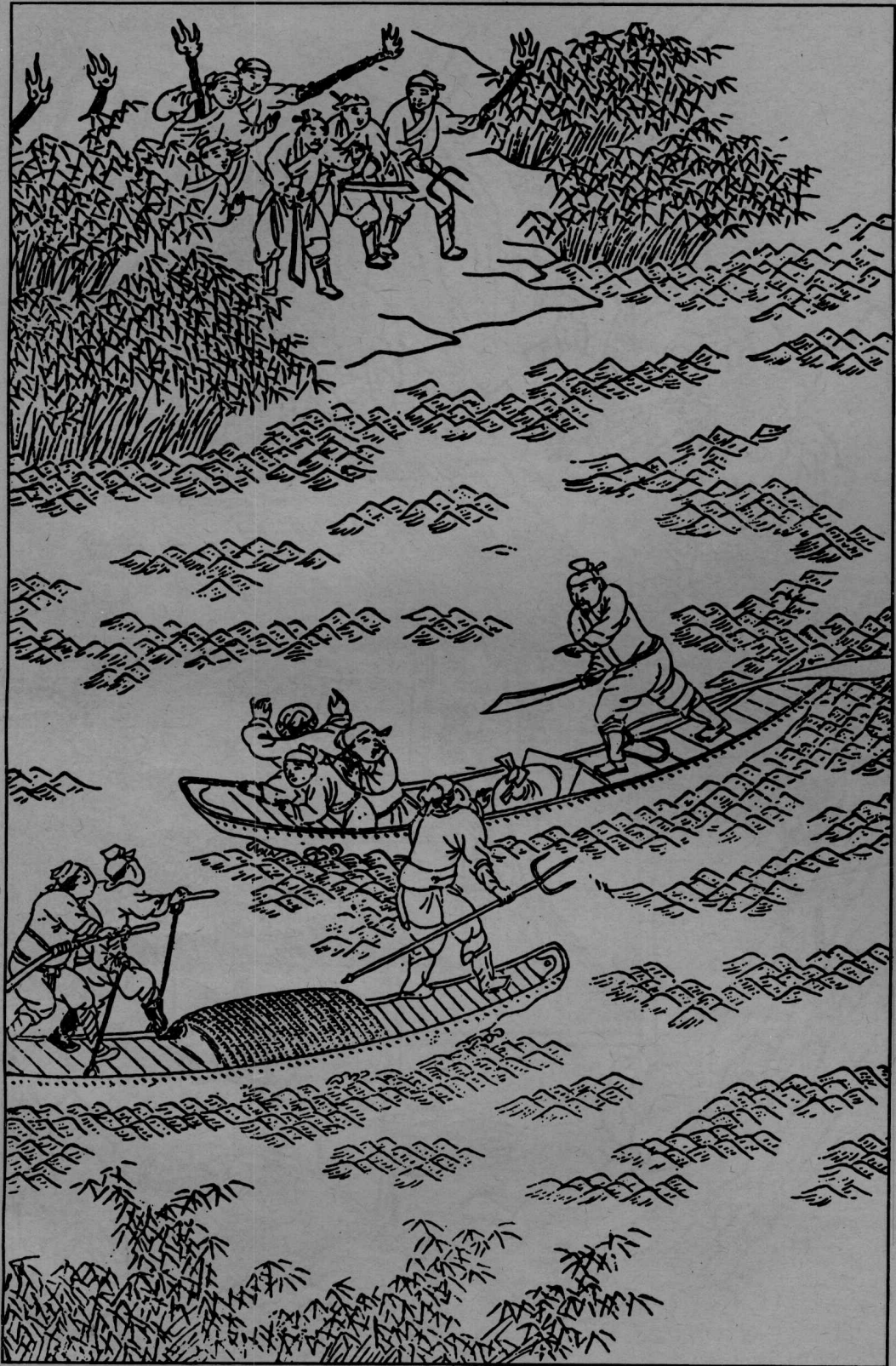
小说

玉支玑

中国文联出版社







目 录

第一回	老侍郎兔鹑题诗童子笑	村先生龙蛇染翰美人惊	(一)
第二回	欲坦东床先引良人开绛帐	要争西席旁牵野蔓系红丝	(五)
第三回	惊座卖才自是佳人兔夫婿	当场涂面何残丑妇见公婆	(一〇)
第四回	逼才子题诗引贼入室	荐春卿促驾调虎离山	(一六)
第五回	才自怜才只一言而婚姻定	恶偏党恶早多谋而机诈生	(二一)
第六回	慧女心灵用假聘消真祸	奸人计拙装暗鬼哄明人	(二六)
第七回	实丕丕将人作饵已露芳香	活泼泼以聘为辞终无声臭	(三〇)
第八回	偿金赎聘有心用术反堕人术中	信笔题诗无意求婚早撵身婚内	(三四)
第九回	无心罗雀罗得了一网全收	有意钓鱼钓不着两头齐跳	(三九)
第十回	卜公子使势老拳头送客	管小姐弄巧小乞儿救人	(四三)
第十一回	弱书生畏人逃生死未知	俏佳人敢独立强梁不怕	(四七)
第十二回	管小姐巧用松松中着紧	卜公子强寻死死里逃生	(五一)
第十三回	恶朋友丧心谋挑唆蠢汉	俏佳人苦肉计吓杀痴人	(五六)
第十四回	卜公子惊欲死而恶梦颠狂	长孙肖想不了而诗笺丧失	(六〇)
第十五回	老丞相一怒害人情性恶	小书生两番登第姓名香	(六五)
第十六回	长孙肖不忘生死请旨归娶报深仇	管青眉巧变姓名暗地养姑行大孝	(七〇)
第十七回	祖夫人舍不得捉李代桃	卜公子慌杀了移花接木	(七五)
第十八回	管不闻婉转探才费小心	卜红丝信笔题诗存大礼	(八〇)
第十九回	二小姐惊惊喜喜说幽心	两尚书真真假假讨情面	(八四)
第二十回	乍相见未说破犹自疑	大团圆看分明方知巧	(八九)

第一回 老侍郎兔鹑题诗童子笑 村先生龙蛇染翰美人惊

词曰：

白面书生，红颜女子，灼灼翩翩非不美。若无彩笔附高名，一朝草木随流水。
江梦生花，谢庭絮起，千秋始得垂青史。闲将人品细评论，果然独有才难耳。

右调《踏莎行》

话说浙江处州府，有一个青田县。这县为何叫做青田？盖因昔人有一个叶法善仙师，曾栖此学道，道法成时，忽田中生出许多青芝来献瑞，故一时惊美其事，遂相传叫做青田。这青田县，峰峦高峙，十分秀美，内有一个石门洞，更是幽奇，书中称为玄鹤洞天者，即是此地。洞之西南悬崖上，飞下一道瀑布来，冬夏不竭，甚为奇观胜赏。只因地脉灵异，往往生出高人。在国初，已生过一个刘伯温先生，做了一番事业，享了一个大名。

只道山川秀气泄发无余，不期天地精华，生生不尽，后又生出一个高人来。这高人姓管名灰，表字春吹，乃宋仁宗时管师复的子孙。这和灰生来天资出类，才美过人，二十外，便中了明成化年间的进士，历官中外，大有贤声。还未及五十，早已做到礼部侍郎。因素志慕汉张子房辟谷之高，便弃职而归隐于林下，每欲飘然遗世而去。只因夫人早丧，遗下一女一子。若是子女生得寻常，他也不暇顾惜，不期生得这个女儿，美如春花，皎同秋月，慧如娇鸟，烂比明珠。这还是女子之常，不足为异，即其诗工咏雪，锦织回文，犹其才之一斑。至于俏心侠胆，奇志明眼，真有古今所不能及者。生到一十六岁，袅袅翩翩，竟是一个女中的儒士。父亲爱之如宝，因与他起个名字，叫做彤秀，别字青眉。又不期生得这个儿子，神清骨秀，又自不凡，自小儿便不好嬉戏。到了五六岁上，便随着姐姐读书习字，朝夕不懈。到了七八岁，延师教训，果能默默领受。故到了十岁，便知书能文，已宛然是一个成人。父亲爱之不减青眉，望其大振家声，因替他起个名字，叫做管雷，表字不闻。因有了这等两个儿女，夫人许氏又早丧了，一时去不暇，故将辟谷的念头只管耽搁了。却喜自家年还不老，尚有可待，故急急要完儿女婚姻之事。只奈青田僻在山中，哪里便有可意儿郎，招为门婿。虽然没有，他却时时留心访求。

一日春光明媚，柳舒花放，他在家中闷坐不住，因带了家人童子，并携了游春之具，依旧到石门洞西来看瀑布。原来这看瀑布所在，已有人造了一座小亭子，叫做喷雪亭，紧对着这瀑布，供游人玩赏。管灰到了，坐在亭子上，赏玩多时，心下甚是快畅，欲到题一诗以寄兴。因想起李太白题瀑布诗，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之句，精警豪放，一时难与争衡，故拿着笔在粉壁上将要写，又歇下了。想一想，忽又提起笔来。及待要写，却又沉吟缩手，不敢下手。不半晌，如此者两三遍。

正尔思索枯肠，不防背后有人看见，嘻的一声笑将起来。管灰听了，心惊道：『甚人笑我？』忙回头一看，只认做是甚诗人韵士，谁知大不相干，却是一个八九岁发还不曾齐眉的小村学生。初看时，半是抱惭，半是含怒。及看明是个村学生，转笑起来。就问

道：『学生，我在此题诗，你笑些甚么？』那小村学生却甚老实，也不避忌，竟说道：『我看见你这等一位齐齐整整的老先生，为何题诗拿着支笔兔起鹘落的这等烦难，故不觉失笑。』管灰道：『我做诗烦难，你笑也罢。只是你曾看见哪个做诗容易。』小学生道：『别人我不看见，只看见我家先生，年纪还没有二十岁，在馆中哪一日不做诗。凡做诗，提起笔来就写。要三首便三首，要五首便五首，要律诗便律诗，要绝句便绝句，要长篇古风便长篇古风，从不见他提起放下，象老先生这等吃力。』管灰道：『你这先生姓名甚谁？』小学生道：『先生的学馆，就在前面豹吠村里。』管灰道：『离此多远？』小学生道：『不上一里，远是不远，只是弯弯曲曲都是小路，不甚好走，有些难认。』管灰道：『我要到馆中去望望你先生，你肯领我去么？』小学生摇着头道：『我那先生为人甚是疏冷，只喜自家读书，怕与人往来。我若领你去，妨了他的功夫，他就要打我哩！』说罢，慌忙就走了。

管灰想道：『乡下先生题诗，信笔胡涂乱抹，自无可取。但他说年未二十，肯读书，不喜交接人，这就不可量矣。我左右闲在此，况路又不远，何不步去探访一回。』一面就叫一个家人先去暗暗访问，然后叫童子收了笔砚，也不做诗，就随后缓步而来。路虽曲折，却花迎柳引，甚有幽逸之致。果不甚远，即找着了豹吠村。家人忙复命道：『转弯竹林里有个学堂，定然就是了。不知老爷还是自去，还是竟用贴子去拜？』管灰道：『不知是何等之人，不消用名贴，待我且自去看看。』遂单带了两个童子，步入竹林中，绕至学堂边，未见人早听得书声琅琅，忽高忽低，悠然而有韵。及走入学堂，只见一个少年先生，高据师席，端然而坐。细视之，神清骨秀，了无村俗之态。怎见得，但见：

潇洒风流迥出尘，

不衫不履自精神。

漫言锦绣藏胸腹，

只看姿容也玉人。

管灰看得分明，因走近前，将手一拱道：『先生请了。』那长孙无忝，正读到忘情之处，忽听得有人叫，忙定神一看，见是一位先达行藏，忙将书掩了，立起身走下位来，相迎施礼道：『乡村训蒙之地，为何有贵人到此？想是春游足倦，不妨小憩。』管灰道：『春游则然，足倦则非。到此者，特访无忝兄也。』长孙无忝听了惊讶道：『小子姓名，何由挂大人之齿，可谓奇矣。』管灰道：『珠藏溪媚，玉韞山辉，贤兄雾雨满山，怎勉人之物色。』长孙无忝听了，大喜道：『果有此耶。』遂延之上座，命学生入内取茶。

茶罢，长孙无忝因问道：『老先生贵人也，既肯下临我晚学生，必有所闻，实不知何所闻而来？』管灰道：『他尚未知，惟闻先生诗才敏捷，不减青莲。因思青田小邑，素不闻有其人，故趋而领教。』因命童子取出一柄金扇，送上道：『欲求一挥，不识可能惠赐一新咏否？』长孙无忝道：『巴人下里之名，本不当污白雪阳春之目。然道在青毡谋食，又不敢过辞而失职，只得要呈丑了。』因提起笔来，信手题于扇上道：

题诗只道野无人，

何意门停长者轮。

荣藉闲花如素笑，

宛如幽划也生春。

漫言路近寻来易，

犹恐山深认不真。

欲借文章联一脉，

未知笔墨可如神？

长孙无忝题完，因未曾请问得管灰姓名，故诗尾落款，只写个『村塾偶遇先达索书，晚学生长孙肖漫题呈政』，就双手送与管灰道：『下学俚言，老先生休晒。』

管灰先见其落笔就写，不假思索，已自惊讶，及接一看，又见其吐词高爽，落笔风流，字字皆有微意。因不胜叹息道：『长孙兄之才，大用之才也。为何小隐于此？』长孙肖接名贴看了，故知就是礼部侍郎管灰。因答道：『晚生栖此者，一为自安寒劣，一为窃薪水以养母耳。』管灰道：『旧年宗师按临处州，何不假途以取青紫？』长孙肖道：『奈籍不对，故守旧耳。』管灰道：『原籍何地？为何居此？』长孙肖道：『原籍沧州，因随先人宦此。不幸先人见背，宦囊廉薄，贫不能归，故于此。留将十年，所以母子茕茕也。』管灰道：『这等说来，莫非就是长孙父母的后人么？』长孙肖道：『正是。』管灰又叹息道：『长孙父母廉吏也，未及大用，而即谢世，常怪天道之无知。今见长孙兄青年才美，定当跨灶，方知屈于前伸于后，天道又未始无知也。』长孙肖道：『无文小子，既贫且贱，方愧不能继志，而老先生反为此言，岂不令我晚学生羞死乎！』管灰道：『人生天地，第患无才耳。眼前贫贱，安得限人。』因又问：『曾娶否？』长孙肖道：『纵有红丝，谁牵到此，并不曾定。』

管灰因见长孙肖青年才美，人物轩昂，言词爽朗，心甚爱之，不忍就别。因又说道：『才人难遇，春昼甚长，我学生有便携的樽盒，欲假此与贤兄盘桓片晌，不识可乎？』长孙肖道：『衔春觞而侍高人之座，何幸如之。但以贵下贱，反客为主，似非礼也，无乃不可乎？』管灰笑道：『古人有言，「老子于此，兴复不浅」。又言，「礼岂为我辈而设」，安见学生与贤兄独不如古人？』因命家人将携来的酒肴，摆设上来，二人对饮。

饮到半酣，管灰又将经书上的学问来盘驳他。长孙肖皆从从容容，一一对答如流。管灰甚喜，因说道：『兄才已不啻青钱，自万选万中，若虑籍贯，我学生尚可为兄周旋。』长孙肖道：『周旋，固老先生怜才之盛心，但思功名一途，欲致此身而取重于朝廷也，若始进而即涉于欺，恐非朝廷之所重。』管灰听了，又惊叹道：『如此说来，则长孙兄不独才美过人，存心又君子矣。可敬，可敬。但只是故乡二三百里，非一蹴可至。而村童之馆俸无多，何以为行李之费也。当设处若坐失青年，则非算也。』长孙肖道：『君子修其在，已无可奈何，只合听之。』管灰听了，愈加敬重。又饮了半晌，家人以天晚催促，方才别了回来。

一路上暗想道：『少年人眉目可对，世间或有之，至于才华，则往往未见。若论才美相兼，又少年，到了长孙无忝，可谓十全矣。我为彤秀择婚，阅人多矣，实无过此。但可惜他此时尚处寒贱，未必入儿女之眼，且慢说出。』

到了家中，女儿彤秀与儿子管雷接着，问道：『爹爹春游，今日为何归晚，莫非又遇了甚么好景留连？』管来道：『倒不是好景留连，只因闲步到一个村学馆中，偶见了一个教书先生，与他谈论诗文，甚是有些趣味，故不觉坐到此时。』彤秀道：『村馆教书，无非老学究腐儒常谈，有何足听，而爹爹却留连忘返？』管灰道：『馆便是个村馆，先生却非老学究，转是一个后生，言论皆出人意，并无一字涉于迂腐，所以听之津津不倦。就是所作之诗，亦有别致可赏。我儿若不信，他有当面写的扇子在此，你看便知。』因叫童子将诗扇递与小姐看。

彤秀接在手中，还不甚在心，及看一遍，便肃然起敬。又看一遍，因大惊讶道：『此诗不衫不履，果是才人之笔，且字字俱有微意，开口「野无人」，何等自负。却妙在承得不骄不亢，却又赞誉得不谄不媚。至于后联「认不真」，还恐爹爹识他不透，结语精警，直与起句相映，大合诗人之法，为何尘埋村馆？爹爹赏鉴不差。且前日县中送爹爹的锦屏，其题咏皆青田名流，渠公非牙后余唾，即甌中尘饭，并无一新警之句，何堪寓目。为何村野训蒙，转有此奇隽之才，殊令人不解也。』管灰道：『此生若是青田本县人，或亲或友，或者还有吹嘘。因他不是青田人，乡曲生疏，故沦落在野，无人知道。』彤秀道：『不是青田人，却是何处人？因何流落在此？』管灰道：『此生乃沧州人，就是前任长孙县令之子。因奉母随任在此，后父亲死了，宦囊廉薄，不能北还，所以母子遂寄居于此。』彤秀道：『这等说起来，他今虽流落，却原是宦家，爹爹既念他青年有才，何不寻一条门路。提拔他一提拔，也是斯文中美事。』管灰道：『说起来又可笑，这长孙肖，他人物虽甚青俊，为人却又十分迂腐。』彤秀道：『怎见得他迂腐？』管灰道：『不说起考事来，也说籍不对；我许他周旋，他转说冒籍涉于欺，不足取重，反若怪我教之不以正，你道好笑？』彤秀道：『以世情论之未免可笑，若在名教中求人，则殊可敬。爹爹不可不婉转成全，勿使孤寒丧志。』管灰大喜道：『我儿所言甚得我心。但要成全此生，却比不得他人，甚是不易。』

彤秀道：『有甚不易？』管灰道：『他青年有才，除非功名。功名，他又不愿冒籍，惟有设处路费，使还故乡。在他人，不过赠之一二百金便可完事。我看他矜矜自守，如何肯受人无名之赠，所以难耳。』彤秀道：『何不荐他一个丰厚之馆？便赠之有名，受之无愧矣。』管灰道：『俗人眼浅，见他未进，如何有丰厚之馆？前日，雷儿若不请了冷先生，加厚些束修请了他，倒是一件美事。况少年砥砺，定然不同。』父女们商量了半晌，无可奈何，也只得罢了。

不期过不得些时，恰恰这冷先生老病死了，又要请先生。故管灰便立定了主意，要请长孙肖。不意谋馆的多，不一时就有三封显达书来，荐了三个先生。一个姓裴名选，一个姓平名铎，一个姓强名之良，都是青田县里的秀才。倒把个管灰弄得没了主意，只得又与女儿商量。彤秀道：『他们既求了荐书来，若竟一个葫芦辞谢了，不独本人致怨，就连荐主也未免要芥蒂于心。女孩儿倒有一算，可使本人心服，又可使荐者无辞，又不费回复之词，又不露但绝之形，不知爹爹以为何如？』管灰道：『若从如此，可知可吐。但不知是何美计？试说与我听。』只因这一说，有分教：青毡吐气，绛帐生辉。不知说出甚么计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欲坦东床先引良人开绛帐 要争西席旁牵野蔓系红丝

词曰：

鹊唤天暗，鸠呼雨落，情何隔别心何错。于中总就我殊劳，从旁戳破他偏乐。
花想藏娇，柳思隐弱，何尝肯以春相托。到头花发柳丝垂，许多妙算都无着。

右调《踏莎行》

话说管彤秀小姐见父亲问他辞荐馆之计，因说道：『请先生一事，是瞒人不得的。若直直辞去了裴、平、强三秀才，单留下长孙一人，不独爹爹开口无词，只恐那三人缠缠扰扰不肯便去。依孩儿算来，莫若择一个日，治下四席酒，请他四人同来，就明说四位俱系大才，皆愿领教。但恨绛帐中止一座，不能并屈诸贤，又不敢妄为去取，今万不得已，谨选择一诗题在此，求四位大笔一挥。诗成者，谨当拜从；诗不成者，求其相谅。如此行法，彼做诗不出者，自无颜而去，不便再争矣。』管灰听了大喜道：『吾儿之计甚妙，不拒而自绝，使彼此无怨。』

果择了一个日子，备了四席酒果，用名贴将裴选、平铎、强之良与长孙肖四人俱请将来。大家见请，只认做单请他一人，馆事妥当，不胜之喜。不期到了管家，堂上四人俱在，未免各自沉吟，不知是个甚缘故。相见毕，管灰就开口说道：『小犬顽劣，一向蒙冷老师教诲。今不幸冷老师谢世；小儿荒废，急欲就正明师，却苦于无门访求。今幸蒙敝亲友指点，方才得识四位老师。识便识了，又奈学生老迈，一时不辨谁濂谁洛，孰朱孰程，不敢妄揣私度。谨选一诗题在此，求四位老师大笔一挥，若肯慨然捉笔，曲赐一篇佳章，便是不鄙愚蒙了，即当执贽拜从。若吝人玉，便不敢相强。不知四位老师以为何如？』四人听了，倒有三人不开口。惟长孙肖深深打一恭道：『老先生台命，敢不敬从。』裴、平、强等三人，见长孙肖慨应，怎可默然，只得也假说道：『领教，领教。』就问诗题。管灰道：『且容少展薄敬，再当上请。』就命摆上酒来大家叙齿，坐了同饮。

饮到换席，方命人将残度撤去，换上文房四宝并花笺写的一个诗题，外又一个礼盒，盛着三封程仪，每封三面。又是一张百金的关书，并贽仪十两。诗成者，请受关书贽礼。诗不成者，各送程仪一封，以为往来之费。四人看了惊惊喜喜。因是众人之事，不可一人推辞，只得同将诗题展开一看，却是：

『赋得风流儒雅是吾师。』

一句限韵，即以题语作。

大家看见诗题烦难，俱各沉吟不语。惟裴选年长，又为人忠厚。看完了就先说道：『我学生一向但留心章句，诗词一道实非所长，请诸兄高才留题，我学生是不能领教矣。』平铎见裴选辞了，也就乘机说道：『裴老师既不做，我学生菲才，就勉强为之，恐亦无惊人之句，也不敢领教了。』

管灰见四人早二人辞了，因叫人将笔砚移到强之良与长孙肖面前，说道：「裴、平二老师已不肖赐教了，万望二先生慨然一挥，庶不负我学生仰望一番。」强之良明明做不出，却卖弄说道：「老先生台命，自愿呈丑。但愧我晚生才迟，不能应教于七步中，莫若请长孙兄高才题了罢。倘长孙兄亦巡逡谦让，则我晚生请题回去，明辰即当献上如何？」管灰原属意长孙肖，只碍着三人情面。今见三人俱辞谢了，满心欢喜，才对长孙肖说道：「今日礼虽未设，然文会也。四先生居师席之尊，又皆文人也。若相聚一堂，有题而无诗，无论诗书削色，即我学生酬酢一番，并觉无颜，还求长孙兄破格赐我为感。」长孙肖道：「裴、平、强三老师之珠玉，既深蕴而不欲轻吐。我晚学生鄙俚三句，反浪献尊前，岂不可笑。然老先生淳淳逾及，又不敢违，却将奈何？」强之良只认长孙肖也做不出，说乖话支吾，便栽他一句道：「夫子说，『当仁不让』。兄有高才，不妨挥洒，以尽主人之兴。且使我辈得以观其胜。」长孙肖正不好遽然捉笔，借此一言，便说道：「既强先生也这等说，我晚学生只得呈丑了。」展开锦笺，提起笔来，从从容容先写出题目。后随题一首道：

天青云白想襟期，

秋月春风问所宜。

乐在浴沂非荡荡，

道存立雪亦怡怡。

相如词赋聊文俗，

贾董文章恰入时。

莫叹箴瓢无趣味，

风流儒雅是吾师。

长孙肖题完，即送与管灰道：「俚言辱命，惶愧，惶愧。」管灰接在手，细细的吟咏了两三遍，不禁欣喜称赞道：「道学题，而笔墨无一痕道学气，却字字明道学之理。化腐为奇，淘庸入雅，真不愧风流儒雅，允兄称小儿之师矣。」因复送与裴、平、强三人道：「求三老师赏览，以为何如？」三人同看了，强之良还打帐讥嘲两句。当不得裴选为人直朴，看完诗，就信口说道：「凡做诗写风景易，论道理难。今观长孙兄佳作，写道学直如风景，真妙笔也。」平铎亦赞道：「好诗，好诗。读来只觉儒家风味，窥见一斑。」强之良见二人交赞，虽不开口，却也不便讥嘲，但默默不言。管灰见三人有二人称赞，便欣然立起身来，将盒中的关书并赞礼取出，送与长孙肖道：「小儿顽劣，敢求教诲。」随唤过管雷来拜见。长孙肖忙辞谢道：「鄙俚之句，不过塞责。况有裴、平、强三位老师在上，我长孙肖晚学后进，怎敢授此妄为人师，老先生还须斟酌。」管灰道：「有言在前，若苦苦推辞，岂不反使我得罪。」因铺下红毡，先自对拜了。然后叫管雷也拜了四拜。拜毕，就送上关书赞礼。又将三封程仪，送与三位。然后换席重饮，饮不多时，裴、平、强三人便先去。

管灰又留长孙肖到书房中去，复饮道：「长孙兄高才，我学生所知。今日延师正礼，本不当复以题诗裹读，但非此无以谢绝三

人，故不得已耳。」长孙肖道：「以老先生入座延师，岂无尊贵的人，而必欲下求于寒贱。即晚生乡村蒙席，少资薪水足矣，何敢望累累厚聘。此皆老先生过于怜才，厚为培植，岂我长孙肖所能祈祷而请者也。但不知我长孙肖，荷此高厚，可能有一日侥幸，以附老先生之知遇，深自惶惶耳。」管灰听见长孙肖将他肺腑之情，俱明道破，知长孙肖不独有才，而又有识，愈加欢喜，因约到馆之期。长孙肖道：「到馆早晚可也。但念老母独居，未免放心不下。」管灰道：「这个容易。我明日即拨一仆一妇去具汲爨何如？」长孙肖道：「得能如此，则更感不尽。」言罢，遂谢别而去。

到了次日，管灰果叫人送了两挑米，几担柴，并食用之资，件件俱全。又是一房老家人媳妇，服侍老夫人。长孙肖见了，不胜感激。因与母亲祖氏说明，分拨停当，竟自到馆。到得馆中，因感管侍郎情礼款待之厚，遂尽心竭力与管雷讲论诗书，习学文艺。朝夕同读同做，仅及半年，而管雷学业大进。管灰与彤秀见了，喜之不胜，愈加敬重。又妙在长孙肖一无外好，读书之暇，惟有吃两杯酒，做两首诗，便是他的乐事了。又不出外闲游一步，又不交接朋友。故题的诗，东一首，西一首，有如春花一般。今日桃，明日李，后日杏，开个不了。却又妙在彤秀小姐酷爱诗文，故凡长孙肖所题，尽教兄弟暗暗抄了，传与她看，见其词语隽秀，无不称赞。赏便赏，却是赏其才，实与情意无关。忽一日，偶见他一首感知诗道：

君亲恩义有根枝，

无故而深是感知。

才向饥寒消世态，

又随冷暖入诗脾。

花开花落春常好，

云去云来天不移。

垂盼没夸青眼厚，

□□□盼到青眉。

彤秀见诗中有青眉二字，不胜惊讶。暗想道：「青眉二字，乃我之小字。除父亲与兄弟之外，知者尚少。为何先生题诗，忽然道及，大有可疑。莫非他访知我字，故以此相戏？」因细细盘问兄弟，管雷答道：「先生甚是老实，我家中事情，一毫也不问不管。就是馆中暇时，只做诗，除正事之外，并不与我说一句闲话，那里知道姐姐的小字。此不过偶然撞着，出于无心。」彤秀听了，虽然不疑，却别自踌躇。因题一绝，以志感道：

纵然高列却无知，

便是低垂也不私。

耳目未曾消受得，

如何感激到青眉？

彤秀小姐在闺中忖度，且按下不题。

却说那个谋馆不成的先生强之良，自从做不出诗，被管灰辞出，心下只是不服，道：『我一个青田秀才，谋青田乡绅之馆，反被外来的野童生夺去，却怎生气得他过。』因又想道：『他夺馆，只为做了风流儒雅的一首诗，然坐馆是要教学生读书做文字，没个终日做诗之理。不知他到馆之后，有坐性没坐性，教法如何？师弟可能相安？须悄悄去打听他一番。若少年人不老成，若听出他些破绽来，便好毁谤他一场，是非使他立脚不牢，那时再讨荐书去夺他的，也不为迟。』自动了这个念头，便朝夕到管侍郎家来访问。不期大大小小都说道：『好个先生，年纪虽后生，为人却十分老成，终日在馆中与学生不是读书，便是讲书，不是看文字，便是做文字，从无片刻之闲。且师生们彼此爱敬，甚是相得。就到闲暇之时，也不过吃两杯酒以娱情，题两首诗以寄兴，从不见他出门去闲游一步，果然好个先生。』

强之良听见人人称赞，没处人头，心里一发妒忌。后又寻着一个想熟的老人家，挑他道：『后学从师贵乎老成。你家公子，才十余岁，应该请个老成先生教训他，才师严道尊，有些指望。怎么请一个少年书生为师，连他自家只怕还要请先生教哩，你公子怎生望得成人？』老人家道：『强相公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家老爷，名色虽请的是先生教学，却另有一段心肠，人不知道。』强之良道：『你老爷还有甚么心肠，我实在就不知道了，求你略见教一二。』老人家道：『我老爷有一位彤秀小姐，今年才一十六岁，不但人物生得十全，又能诗能文，千中也不能选一。我家老爷爱之过于异宝，一向要选择个有才的女婿配他，却奈这青田县地方小，再选不出。前日游春，忽遇这个长孙相公，爱他人物清俊，年龄相当。又考他有些才学，选婿之言，一时说出口，又舍不得放了他去，故请他来处馆，且羁住了他的身子，便可再为后计。这是我小人揣度老爷之意，我老爷却从不曾吐一字。强相公只好放在肚里，却对人说不。』强之良道：『关我甚事，我去说他。』就别了。

口虽如此说，心下却愈加不喜。因又暗想道：『这老奴之言，虽说是揣度，却甚是得情。我只空去夺他之馆，尚且烦难，若再有选婚之意，便一发摇撼他不动了。』因又暗算道：『他处馆既为选婚，若要夺他之馆，除非先打破他的婚姻。』因又想道：『管老之选长孙，虽说爱他有才，也只为儿立一时无人知道，不曾有人来求，故作此不得已之想。倘有显达子弟来求，或者又作他论，也不可。若果一眼认真长孙，便当竟选入甥馆，何必又借师席行权，便见此中无定了。为今之计，只消四下宣扬他女儿才美，使人来求，则花去而蜂蝶自散矣。』

也是合当有事，刚刚走了回来，恰撞见一个人家的家人叫他道：『强相公哪里来？』强之良忙看时，方认得是邻县卜尚书家的家人，叫做王寿。因答道：『王阿哥，你到此何干。』王寿道：『大相公着我到青田县见大爷。』强之良问道：『见大爷做甚么？』王寿道：『我家大相公，一向定下的王都堂小姐，正打帐做亲，不期忽得病死了。老爷又在京，大相公急急要寻一头亲事，本县又高低不对，一时没有。因写书与李大爷，求他在青田访问，所以到此。』强之良听了，正合着机会，满心欢喜。因说道：『你不必去见李大爷，我有一头绝美的亲事在此，总承了你大相公罢，只要重重谢我。』王寿道：『果是真么？』强之良道：『怎么不真。』王寿道：『若果是真，我家大相公便快活不过了。事成重谢是不消说的。但只是就要请强相公去说个明白方妙。』强之良道：『虽说隔县，路却

不远，就同你去何妨。』遂一径同王寿来到缙云县，王寿忙报知大相公。

原来这大相公叫做卜成仁，年纪虽才二十余岁，为人却具两种性情。到了读书做文字，却愚蠢不过，一窍不通；及至待人接物，要做那些奸骗邪淫之事，便又聪明伶俐异常。又靠着父亲是吏部尚书，又倚着自家是独养嫡生的儿子，故横行直撞无所不为。自小儿就定了王都堂的女儿为妻，只因女儿年幼，故直等到如今。刚刚打点做亲，不料又死了。气苦不过，因急急四下访求。今见王寿报知强之良之言，不胜欢喜，忙出来迎接进去，殷勤款待，就问他是谁家女子。强之良道：『这女子，若门户不敌，小弟也不敢奉闻，是管侍郎之女，才十六岁。不独容貌如仙子临凡，只言其才，若朝廷开女科，会状两元是不消说了。』卜成仁道：『这个是了。但管侍郎有如此才美女儿，为何不早早择婿，直到如今？』强之良道：『管侍郎怎么不择，只是一时择不出府上这般门第，与仁兄这般人品，故迟迟耳。』卜成仁听说是真，满心欢喜。遂留到书房，加意款待，就要请他为媒。强之良道：『小弟奉兄之命，自当效劳。但恐仁兄卿贰门楣，小弟书生不足取重。须烦青田李父母去执斧柯，方成事体，且使管侍郎免生疑惑之心，决不有变。』不知此去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惊座卖才自是佳人觅夫婿 当场涂面何殊丑妇见公婆

词曰：

莫非风，柳是帷。才说题诗，早已珠玑洒。玉腕高低似奔马。吐尽深情，闭口难装哑。人须真，名不假。蓬户茅檐，怎想鸳鸯瓦。划不藏蛇有谁打。叫祸鸣冤，自是乌鸢惹。

右调《苏幕遮》

话说卜成仁，听得强之良称赞管小姐才美，指点他去求亲。他一时动了妄想。果写了一封恳切书与青田李知县，诉说前定之妻已死，欲央他转求管侍郎小姐为配。又送了许多礼物。

李知县知卜成仁的父亲正做吏部尚书，况求婚又是件美事，怎敢不依。遂满口应承，择日去说。

真是路上行人人口似风，卜成仁求亲书才到县中，早有人报知管侍郎。管侍郎听了，久知卜成仁是个不读书的无赖公子，暗暗吃惊道：『这件事又是个难题目了。』自思无计，只得入内与女儿彤秀说知。彤秀道：『求亲许与不许，各从其愿，也是常事。爹爹见回复他便了，为何这等惊慌？』管灰道：『我儿，你不知这卜成仁，虽说是个贵介公子，他书便不读，却养着一班游手好闲之人，终日只干那些不公不法之事。他父亲吏部尚书，为人又甚是不端，在朝堂之上专以威福压人。一向闻这卜公子，已聘了王都堂的女儿，近闻死了，却又作此想。我一个清廉门第，你一个才美淑人，怎肯结此骄横丝萝，酿异日之祸。但他明日央县尊来说，你又尚未有人家，没个推辞，怎可竟直回他不允。若竟回他不允，他必然怀恨，定要生灾作祸，殊觉不妙。』彤秀道：『若要托词，只好也如前日考馆一般。只说孩儿最爱诗词，必要当面出题考试，若是题成佳句，方肯相从。』管灰道：『若单要他考，岂不是知他无才，明明难他了。』彤秀道：『若恐难他，再请他也出一题考考孩儿，若是孩儿做不出，便情愿嫁他，他自然无说了。』管灰道：『如此立论，可知无说。但我想做诗烦难，出题容易。倘或他央人捏造个难题目来考你，你一时应酬不来，岂不转落在他套中？』彤秀道：『任他题难，虽无过只是一首诗，孩儿何至便做不出，爹爹请只管放心。』管灰答应了，心下还半以为然，半以为不然。

过不得两三日，果然李知县穿了吉服，用大红全柬来拜。管灰迎入，相见逊坐。假作不知，道：『我治生已是林下散人，不知为着何事，怎敢劳老父母如此郑重？』李知县道：『晚生久知老先生东山养望，不敢轻来动静。今因受人之托，有一件婚姻喜事特来恳求，故不得不作此斧柯之状，乞老先生谅之。』管灰道：『若论婚姻，』不是小儿，便是小女。小儿乳哺尚或未及，小女虽渐及笄，但憨痴成性，酷好诗词。前已有言，若有吉士下采葑菲，必求面赋桃夭，方肯室家从事。不知老父母所系红丝，出之何姓？倘良人多才，小女之约，不足道矣。』李知县道：『求婚者，并非他人，就是邻县卜家宰的长公子。一向已与王都堂系姻，不期近日有变。又闻老先生闺秀，大有河洲淑人之誉。又因晚生待罪地方，故托晚生上求，望老先生念同列台阶，门楣不忝，概允登龙，则周南又见矣。至于令爱面考之议，容晚生转达台旨可否，再当报命。』管灰道：『若论卜家宰六曹之长，赫赫岩岩，本不当仰扳，然既承俯就，

何幸如之。但婚姻儿女之事也，儿女之私，亦必使遂，方不负琴瑟之调，钟鼓之乐。面考之约，亦望老父母早赐一言，以断其初，庶可免后日之参差也。」李知县道：「以下公子青年文士，自不难于一题。但为纳聘，而单单受考，似乎近辱，尚望老先生酌量。」管灰道：「窃闻诗首关雎，关关者，雌雄相应之和声，岂有单考之理。小女原有言，良人有题亦愿受考。若受考不能成章，则嫁娶听之，不复敢自主矣。」李知县听了，方大喜道：「此论最公，再无他说矣。」茶罢，遂起身别去，细细写书，差人报知卜成仁。

卜成仁初见管小姐要考他，心下甚是着恼，道：「这明明是刁难我了。」及看到后面，又见写着管小姐也听他考，若考不成篇，便情愿受聘，不敢再辞。方大喜道：「这个才妙。」因暗算道：「我诗须做不出，出题目却在行。只捡个极难的题目去叫她做，等她做不出，则她的身子已输与我。我就做不出，便好支吾，也不怕好了。」主意定了，因一面写书回复李县尊，求他到管侍郎家，约准了日子，好去赴考。又一面请了强之良来，与他商量出诗题。

强之良道：「据兄尊意，打帐出个甚么题目才好？」卜成仁道：「我打帐在古诗中，寻一句冰冷寡淡的出来，叫她做一首赋体律诗，你道难不难？」强之良道：「难是难。只是五言律，七言律而已。若五言律，不过四十个字。七言律，不过五十六个字，毕竟容易完篇。若完得篇来，就是词意不切，一个闺阁女子，谁去细细指摘，扫她之兴。依小弟愚见，题目到不必难了，一难了，便露出苛求刻薄之意，只消原在风花雪月中出一个。只是要七言长篇，或三十韵，或二十韵，韵却把一个限定。限的韵，却再用几个险字，莫说一个闺中娇女，初学涂鸦，便是久占词坛的老师宿儒，恐怕在宾客之前，时刻之中，亦不能完局。不知兄意以为何如？」卜成仁听了大喜道：「这个论头甚好。」因想道：「咏花咏月，事迹多，还易拈弄。咏风不雅，倒是咏雪罢。原有女儿旧案，二十韵太少了，竟是三十韵罢。又在先人韵里，捡选了三十个字，一个一个个次第排去，不许颠倒，因端端正正写在一张锦笺上做题目，二人打点停当，以为万万不能措手。正是：

管蠡窺非妄，枋榆笑岂虛。

誰知滄海上，別有北溟魚。

却说管灰因卜公子来求婚，万分不乐，只得与儿女商量出这个题目来奈何他。到了李知县约定来考的这一日，管灰不敢怠慢他，因命庖人备下了酒席款待。又恐卜公子考试不出，没有证据，后日县公离任，又要胡赖，因又请了许多显宦并有名朋友，只说是奉陪，却见得耳目多，使他改口不得。不期卜成仁因有了难题目在手，拿稳管小姐做不出，恐怕管灰胡赖，李知县一人压他不倒，也请了许多显宦来，暗暗的做证记。又想管小姐一个宦家闺女，今日又正为求亲，虽说面考，并没个抛头露面出来见人之理，只好隔帘。倘隔帘被他弄了手脚，岂不枉费一场心机。并带了四个伶俐能干的侍女来，明只说是捧砚磨墨，擎纸传题，却暗寓监视之意。

这一日，到了辰巳之间，众乡宦并知县朋友都到了。大家相见过，各叙了来意。管灰也与卜成仁相见。先生长孙肖，管灰请他出来相陪，也一一相见过。大家闲谈了半晌，将近正午，管灰因酒完，就送席请众人入座。上面一席，请县公与众乡宦叙位坐了。下面一席，请众亲戚朋友叙位坐了。惟单设一席在东半边，请卜公子坐了，以便好考。自却设一席于堂西相陪。坐定送酒大家饮。饮了一个时辰，众宾客微有酣然之色，李知县就开口说道：「今日我晚生偕列位老先生并诸兄来此者，原蒙管老先生慨许卜兄来与小姐交

考，以定吉礼。虽又蒙管老先生盛情赐饮，但今亦已醉饱，不敢过叨而失此佳会。还求管老先生示之，作何考法？」管灰道：「面考之约，前固有之，然儿女私愿，只合妄涂于父母之前。今大宾满座，恐难于献丑。」众乡绅齐道：「久仰令爱掌珠闺阁大才，无由窥测，今幸卜兄有婚媾之求，又蒙老先生有面考之约，倘得观其胜，何快如之？」管灰道：「既蒙不鄙，又何敢辞。若论在老父母并诸大人之前，本不当避嫌。但所议者婚姻，又正礼之所，不得不避也。」因叫家人在自家坐席之后，垂下一挂帘来，帘内设书案笔砚。又吩咐仆妇开了堂西壁门，请小姐出来坐于帘下。又对卜成仁说，叫他吩咐带来的四个侍女，到帘内去服侍。又叫家人将卜公子面前的酒席撤去，换上一张书桌，也摆着文房四宝在上面，诸事打点停当，然后就吩咐卜家带来的侍女道：「你可对小姐说，有甚题目要请教卜公子，可写了出来。」侍女领命，传入帘内。不多时，即从帘内传出一幅写三个题目的锦笺来，先送与管灰。管灰接了一看，却是：

『采葑采菲，秣马秣驹，宜室宜家。』每题要题七言绝句一首。

管灰看完三个题目，就送与众人看。众人看过，尽赞道：「好风雅题目。」看完方送到卜成仁面前。卜成仁接了题目且不看，早在袖中取出一张写现成的题目笺纸来，叫人送与管灰道：「也要求教小姐。」管灰接了一看，见题是咏雪二字。暗喜道：「这不打紧。」再看却是二十韵，便踌躇道：「咏雪十数联足矣，怎么能够做到三十韵。」及看三十个韵脚，却又是限定的。限韵中又有十数个冰冷的险字，心下甚是不悦，却一时不可发言。因命传送与县尊及众乡绅看。众人看了，俱说道：「咏雪与闺秀相关，题美矣。但面试时刻有限，三十韵未免太长，又加之限韵，一时怎能卒就，卜兄还宜斟酌。」

卜成仁因大声道：「事有不同，若单选才，枫落吴江，只窥一斑足矣。今日乃特为求婚而设，若宽恕而纵其完篇，则婚姻无望矣，岂非自求而又自绝乎。故望婚之急，不得不命题之苛。倘假此而少掣其腕儿，微塞其枯肠，使其搜运不灵，吟哦不就，则晚生之红丝系矣。苛求之罪，不容再请。若篇长如此，韵险如此，而能于此俄倾之中飞笔成章，则仙子也，天才也。有若明河，自非予尘埃下士之所敢望而亲者。无论屏弃，即怜而收录之，亦含惭抱愧而潜踪匿迹矣。此若衷也，急情也，丑态也，本不当直述。然不述又恐诸位老先生不谅。」

众人听了，大笑道：「此实情也。说得痛快，无容再议，只得要求小姐之教了。」管灰听见卜公子说得明白，无法推辞，只得听侍女送了入帘内去。心下暗悔道：「这都是她自弄聪明，惹出来的。反不如意回复他一个不允，便完帐了。他就生灾作祸，却也无奈我何。今日言已说出，又有许多人做证见，却怎生改口。」

正沉吟追悔，忽帘内走出一侍女到筵前来，说道：「管小姐禀上列位老爷相公，这诗还是等全完了呈览，还是有一联即报一联，如滕王阁故事？」李知县道：「诗长，哪里等得全完了，到是有一联，即报一联的妙。小姐又可从容，我众人又可借此赏诵饮酒。」这个侍女才传命人去，早又一个侍女传出题目并起句来，送与知县了。县尊接着，正吟赏首句未完，第二联早已送到，只得将头一联转送与次席，忙看第二联。二联才看得有些滋味，正要称赞，忽第三联又到了。

不一时你传我，我传你，你道好，我称奇。满座上，只见点头的点头拍案的拍案不是这个高吟，就是那个低诵。还有坐在末席